



鳥

10

版 出 社 天 明

明 天 旬 刊

第 一 卷 第 十 號

目 錄

撒花女郎

紅 螻

現在俄國心理學的趨向

施尼爾曼著
子惠譯

理髮匠齊德蘭 (續)

德國 Hebbel 著
楊丙辰譯

蝗 蟲

陳聘之譯

牆角夜話之三

徐玉諾

報 費：零售本市每冊大洋三分，外埠

四分。半年五角五分，全年一

元，郵費在內。

通信處：北平東安門內東河沿二十九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撒花女郎(二)

紅
螻

——閑情之什之一

趙姨媽明知我和毓哥兒

有那綜情意；

爲毓哥兒娶親，

偏偏請我作撒花女。

這個——少年女郎所肥補的，

不去，又怕人猜疑；

去——又如何去？

怠拂鉛粉，

懶插花枝，

故意把雲鬢揉得鬆鬆地；

攪鏡照來——

猶自惋惜。

呀，她倆是：

那樣風光，

那樣意密；

——恨將起來，

摸把煤糝撒上去。

(註)河南舊式婚姻，男家擇親串妙齡少女爲撒花女，左手執茶盤，中置馬草，蓋取牧人之意。中雜以制錢，名爲喜錢；故撒花女，又稱「撒喜錢的」間有雜以碎渣者，或出於忌恨之私。新婦入門，照頭撒去，直至拜過華堂，入洞房，爲止。

現在俄國心理學的趨向

A. L. Schniermann 施尼爾曼著

現在蘇俄的心理學，研究人類之人格問題及行爲問題，可以說完全是物質主義的趨向。這些趨向，有的起於近幾年，有的很早就有了。

工舊客觀派

俄國亦如美國，可謂爲心理學客觀趨向之發源地。在本世紀初，卽有兩派學者開始來發展行爲之客觀研究。這兩派雖不在一個地方產生，但有許多相同之處。

潘扶樓夫派 I. P. Pavlov

此派可以說完全是生理學的。一八六三年有名的俄國生理學家施新諾夫 I. M. Sechenov 供獻他的「大腦半球的反射功能」(reflective functions)之臆說。本世紀之初，潘扶樓夫開始實驗分析這些功能。他的方法，即大家所知的「約制的反射法」(Conditional reflexes) 研究對於外界刺激而造成唾液分泌反射。一個「非約制的」刺激(unconditional)，刺激唾液分泌(酸類東西，餅乾，肉粉等)·同時再給一「無效的」刺激(indifferent irritation)；可以使此無效的刺激變為「約制的」刺激(conditional excitor)，使唾液分泌。此種施行於中樞神經系統中激動和禁制程序的法則。一方面可由研究新的約制反射的養成，生長和擴充，推知其怎樣的放射，集中和感應等；一方面可由研究約制反射的消除，阻止及分化的禁制而顯示之。此種研究對於神經系統許多普通性質，可得到一個分析，例如激動與禁制程序之互相影響等(睡眠現象，精神病現象，這些程序平衡之失序)。大腦半球功能原則的繼續研究(後來腦皮下層中樞之研究)，可以使潘扶樓夫派對於動物許多複雜動作，集聚不少的材料，可以顯出一客觀的規律。至於人類的行為呢，潘扶樓夫以為有些類似的，可以研究動物的原則來解釋的。

他的學生有些推廣此種類似性，來說明人類最複雜的行為(如創造力)。許多社會生活的現象，亦想用來解釋。但此種希望，現在尚不能謂為成功。另有些學生，想直接實驗人。直到列徐來氏管(Lashley's funnel)發明後，潘扶樓夫的約制的唾液分泌反射法，始能用之於人。此派自然亦用別種方法，最主要的即柏克特芮夫派的(school of V. M. Bekhterev)運動反射法(motor reflexes)。

此派對於人類的研究，總算有了一個初步了。

柏克特芮夫派 V. M. Bekhterev

人類的人格問題乃此派主要的，直接的研究的對象。神經學家及心理病學家的柏克特芮夫，在二十餘年前開始研究大腦功能的部位。並且又作臨床觀察及病理解剖的研究。他亦有實驗的方法。尤其是動物腦髓各部切割的方法。他最初研究先天的或謂自然具有的動作。本世紀之頭十年開始在實驗室中研究特殊訓練的「聯合反射」(associated reflexes)，先實驗狗(V. P. Protopopov)後來用人。「聯合反射」法與「約制反射」法之不同，即在前者以電皮膚刺激(electrical skin-irritation)爲主要的刺激(即潘扶樓夫的非約制的刺激)。電皮膚刺激可以喚起體肢一種防衛運動。若與別的無效刺激相結合，可以養成一種聯合反射(即潘扶樓夫的約制的)，此後者之刺激(聯合的或謂約制的刺激)亦可以喚起肢體同樣的防衛運動。

運動之檢選，不以神秘解釋，供獻不少的利益。把這些實驗，施之於人；即許多我們所謂意志的動作(能控制的動作)，亦不出此研究之範圍(亦如唾液分泌反射法之研究)。不僅積極的動作如是，即反射的消極方面亦復如是，如敵對作用(antagonists)之影響是。

柏克特芮夫派與潘扶樓夫派之名詞亦不相同。不僅在研究的主要方法；而所用之名詞亦不相同。並且這兩派自身又各分許多小的支派。若照潘扶樓夫自己，由深邃的生理實驗室中出來，希望去作精密的，差不多是數學的分析工作，應完全屬於生理學派；而柏克特芮夫以一廣義的及社會能力的心理神經學家(psychoneurologist)發出之議論，當然是一種生物社會學的學派了(Biosociological)。

現在不能詳細敘述人格的生物社會學觀念的歷史。牠所從出之來源，很適合於造成反射學 (reflexology) 乃柏克特茵夫對於他人類人格問題的理論，所起的名子) 的許多理論，柏克特茵夫的「反射學」，其性質與潘扶樓夫的「大腦半球之生理學」是不同的。

反射學關於生理部分(實驗研究之分析)對於大腦半球的功用和腦皮下層，別的下部中樞，自動神經系統 (vegetative nervous system)，內分泌腺等的功用一樣的重。但反射學的實驗研究最精細的生理分析，仍不能盡反射學之義意，把牠造成生物學之一支；祇有將進化觀念給了反射學，然後纔稱此名目。所以反射學擴張研究的範圍，而作人類人格的向外表現之個體發生的研究 (ontogenesis) 及種族進化的研究 (phylogenesis)，於是同時形成一種普通的反射學及一種特殊的遺傳反射學。但此二者仍未能盡反射學之義。生物社會學觀念的反射學，不能祇含生物學的成分，社會的成分亦須有的。反射學研究此種成分，好像在個體發生學遺傳反射學之一部) 內研究個體及年齡性質 (個體及年齡反射學) 似的，來研究人類共同動作的行爲 (集合反射學或羣體反射學——collective reflexology)。個體及年齡反射學亦如遺傳反射學也含生物學的與社會的兩方面的成分。

柏克特茵夫派實具一很廣博的行爲問題觀念，並且含有許多特殊議論。僅對於人格向外表現客觀的研究可與潘扶樓夫派聯合一致，至於別的心理學趨向，都不得不使此兩派各自分立。

II 心理學新客觀派的傾向

物質主義的思想，在俄國的智識階級中非常發達，但舊來機械的，質樸的物質主義，實不能滿足他們嚴刻的要求。正因舊物質主義之失勢，却引許多人趨於相反的極端，成爲一種放任的理想主

義 (unrestrained idealism) · 甚而至於唯我主義 (solipsism)

社會的革命，引起了思想的革命，始將理想主義之趨向倒轉過來。直至現在，思想的爭論尚未休止。但我們可毫無疑義斷定，物質主義（不是死舊的物質主義，乃新的物質主義）必佔優勝的地位。不過說不定沒人仍繼續去造理想主義的觀念，因為許多的俄國心理學派從前均站在主觀方面的。因他們主觀的趨向，差不多就正是造成現在重要革命的原因。

柯尼勞夫派 K. N. Korlov

齊潘諾夫 G. J. Chelpanov 最顯著的理想主義派起了一個絕大的革命，這是很可注意的。這一派從靈魂不滅的理論出發，現在差不多到了行爲的反射學觀念了。但實現此革命須有更進步的理論，勝過其首領，適而去駁倒他始可。此新理論之開始即由於老舊齊潘諾夫理想主義派的殘餘中，颯然突起之柯尼勞夫。在他指導之下，此新心理學的理論始進入客觀實驗研究的範圍，同時思想的位置亦得一基本的分析。

新物質主義之柯尼勞夫以爲主觀的相關 (subjective correlates) 乃神經系統中生理物質程序的內省方面（物理的與心理的和諧原則，但不是他們的相等）。所以他以爲生理現象中間造一種原因的附合 (causal coherency 或合理的附合) 是可能的；但生理的與心理的現象中間和兩個心理的現象中間，此種附合不會有的。科學的目的不僅在現象之敘述，而尤須現象之解釋。是以柯尼勞夫的結論謂，能顯示現象間原因的附合之客觀方法，纔完全是科學的；內省法僅主觀的敘述，沒有客觀材料的約束，不能有科學的價值。

此外柯尼勞夫對於反射學之關係，他不能捨棄。「心理學」這個名子，不能屏除主觀現象不研究。爲了這個失檢，遂使墜人不可思議（*agnosticism*）柯尼勞夫派研究客觀的原素，同時以被試者之口頭報告法研究主觀的相關。此種主觀成分雖使柯尼勞夫派對於反射學的重要，低減許多；但他們均含有生物社會分析之性質是同一的。（1）

別的客觀心理學的傾向

許多別的心理學派，均表現同一的希望，即無論主觀的與客觀的成分，均想包涵於新物質主義之觀念中，有些時候可以看到一些西歐學派的影響（如完形派心理學，*Gestaltpsychologie*）。但就普通說俄國向來是與外國隔絕的，不僅心理學走他們自己的路，別的科學亦復如是。

多數客觀心理學的趨向，均爲一種經驗的性質。例如拉楚斯基（*A. F. Lazurski*）⁽²⁾的學生包碩夫派（*N. J. Bissov*）是也。包碩夫派研究兒童行爲之客觀表現，亦研究主觀的相關；並且極力去求實現此種研究之調和觀念。此派工作主要的結果，僅經驗的敘述而已；因包碩夫不想去分析由觀察及生理實驗法所得的材料。他不分析的理由是很明白的！生理學的分析，即不能再容心理學的分析，這是不免的困難。但心理學的分析，即失去了物質主義的基礎觀念，所以包碩夫派亦如許多別的心理學派，雖有客觀的趨向，積聚了很多經驗的材料；但常夾雜幾分主觀的成分在內，却把這些材料分析的問題放在一邊不顧。

III 比較心理學或謂之生物心理學

關於欲概括行爲客觀主觀成分之各種心理學理論中，我們有敘述較舊的比較心理學或謂之生物

心理學的必要，此派乃受著名生物學家華閣納 W. A. Wagner 理想主義的指導而工作的。

華閣納欲聯合各派的心理學而與以「普通心理學」之總名稱：好像生物學聯合起來，稱為「普通生物學」一樣。他提議聯合各派的重要結果，保存他們的方法，並且由進化論的觀點把此種結果分出類來。「普通心理學」的目的，亦包括心能進化之研究在內。進化之每階級，均須有特殊之方法去研究。如勞博 Loeb 的物理化學派，可用以研究第一級無神經動物的生活 (prenervous animale)。(生理學的方法，可用於第二級之無心能神經統系動物生活。(nervous prepsychical life) 生物心理學的，生理學的及形態學的方法與行為主義之方法，可用之於第三第四級——發達到有本能及情緒能力的動物。到第五級，人類的生物心理學，所有上叙之方法外，尤其是內省法及實驗心理學，均所需要。第六級羣衆心理學，除上之方法外，歷史學，經濟學，人種學等亦須用到。

實際此派含有許多主觀主義的成分，差不多到動物的行為上都含有主觀意味（情緒，本能）以窮本溯源的觀念，提出的行為分析，不免帶些目的論的成分。此派亦如別派含有主觀成分的研究，為一種調和派。

此篇並不能將俄國所有的心理學派和趨向舉出，其實許多派別亦無甚大之區別。我們的目的，只在將現在俄國心理學最顯明的性質，作一簡短之敘述而已。即此亦可以看到近來俄國的心理學派均趨向於行為的客觀物質主義之觀念了。不過此種競爭，尙未告終。理想主義之趨向，到處尙可發現；但生活自身已將心理學歸入嚴格的客觀科學了。

(一) 如這樣說包碩夫派亦頗饒社會的成分。

(2) 拉楚斯基乃俄國心理學實驗的先導，在反射學發現以前已屬柏克特芮夫派。

於柏克特芮夫反射學研究所，蘇俄·列寧格雷。

此篇譯自英國普通心理學雜誌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第一卷三四期合刊，

一九二八，七月——十月號

子惠誌。

理髮匠齊德蘭 (Barbier Zitterlein) (續)

德國赫貝爾著
楊丙辰譯

六

有一些人們是可以同那些樹木相比較的，必須得把牠們接在別種木幹上，纔能發育榮茂；至於這宗木幹的種類又怎樣，却並無關係，牠們無論接在了那一種的樹幹上去，都能生長的，只是要牠們自己直接由地內吸取滋養汁料時，牠們就要結惡劣的菓實了。那一些人們也是要把牠們性靈上的一絲一縷都全盤地消沉在一個別人的身上，這一個別人是它們偶然最初所能達得到的，或者是一個友人，一個情人，一個母親，或者其他的人物；這樣它們纔是有幸福的和柔和的，但是那個被它們所依戀着的人却得整個地把自己歸了它們，而關於這一層毫無遺憾地照辦了，自然也是人們曾經經歷過的事了。理髮匠齊德蘭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他自幼就沈靜簡默，時時都在落落寡合地過孤寂的生活，但他也時時的感到一種心裏的不愉快，這他也莫明其妙地，尋不到原因，于是他以貧乏錢之故，就去本着一腔的渴慕研究起學術來了。他希望藉此得到精神上的安慰，驅遣了他的不快，但

這却也不會與他成功，得收效果。愛情在他的心裏發生得很晚，當在他把自己的一份小家庭建設了出來許久之後——那時他尋到了一個樸實安靜的女子，這女子拿着一份整個的精神，一如他所需要的去對付着他；于是他也開始無邊無涯的愛起來了，他覺得，「他自己的我」總像缺了一塊似的，但在同他結婚，後來成了他的妻室的這個女子的身上却恰被補足了，她彷彿是他的一種新意義，因這種意義他覺得，宇宙和生命都向圓滿的價值裏和圓滿的光華裏開展。這樣他同她共同生活了下去，許多的年頭，在愉快和平安裏；她給他產生了一個女兒，但是愛情的果實却完全不會為增加他的幸福的資料，因為他的愛是一種專一的，不可分散的愛，並且小啊嘉得能令他喜歡，只在他瞧見她能令她的母親喜歡時。畢及這女兒長到了十三歲時，就有一種利害的病症在它們住的地方發生了；有許多的人被這病症所傳染，齊德蘭底女兒啊嘉得也是其中之一；她雖然好了，但她的母親却又被她所傳染，死去，差不多在一切被傳染的病人之中，獨她人把生命喪了。齊德蘭因之沉入深深的一種憂鬱之中，他好像一個人影一般苟延入間，他一定要自尋了短見的，倘若他的天性生得較為剛強些；他最當先所躲避的，就是他的女兒啊嘉得，他只把他的女兒看作他妻底死底原因，並不看作別的。可憐的女子深深地令人們感起悲憫來了，正在她那一個時期裏，青年的處女們如同一朵甜蜜的神秘的花兒一般，緩緩地，緩緩地開放，這時她需要母親比一切其它的時期都重要，但是她的母親却恰在這時期裏躺到墓裏去了，而她的父親即使不如此，亦絕不能代替了她的母親的，却峻拒地，冷酷地對待着她，如同一個最生疏的人一般。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的心裏暗自深深地悲傷煎熬，竟至形體削瘦，成爲重病。齊德蘭絕少照管她，他照例去請醫生，醫生照例開藥方，

一天晚上，她奮周身的殘力，立了起來；她要去再探望她母親底墳墓一次，在這個思想裏，她感到一種很神奇的安慰；她離教堂前的墓地沒有多遠的路走，於是她就偷着奔到了那裏。她向冰冷的，潮濕的墓上坐下，她合起雙手來禱告：母親，你再再向我顯示一次罷，你向我說，我對於我的父親作了甚麼事，竟使他這麼恨我呢！

她忽然覺得，有人激烈地擁抱着她，她父親底聲音呼着說：「恕我罷，女兒，恕我罷！」他的熱烈的眼淚濕了她的面頰。他領她回家，他坐在她的牀前，他疲勞在慇懃小心上頭。甚至其間有一次他抓着她的手，並且說：「啊嘉得，魔鬼眩惑了我，直到今天，我纔第一次瞧明白了，你的母親在你的身上還是這麼近着我的。她的忠誠和仁慈不是由你的眼裏透露麼？由你的口裏這麼可愛的發了出來的，不是她的聲音麼？啊嘉得，我從今天起，是你的父親，你正正經經地是我的女兒罷！」

七

一天早晨，繼哈得剛從他的屋子裏走出，就聽見一種沈重的倒地聲，似是自屋頂下的室間裏倒下來的一般；他吃了一驚，急忙跳了過去，他發現啊嘉得昏迷不省，並且流着血在過道裏臥着。她是在樓梯上偶而失足，順着樓梯跌了下來。繼哈得將他赶快舉起，他嚇得面色都蒼白了，並且還在臂腕裏抱着她的，當在齊德蘭忽忽地奔了過來時。他不顧啊嘉得的狀況怎樣，就徑直地用粗野的話向繼哈得怒叱着：「這是怎麼說？誰呼喚了你的？」繼哈得在極激烈的憤怒裏回答他說：「我在這一時裏所作的，是這樣自然的，一如你定要是發瘋的哩，若是我在我所作的這事情上能發現了甚麼可疑的破綻。你有怒叱我的時間，就該去趕快地把放血器取來呀！你瞧不見你的女兒愈來愈面色

蒼白麼，你瞧不見她完全地萎縮了麼？」

「把我的女兒交給我，你去取放血器去罷」——齊德蘭回答說——「她應當更加小心一點的，那麼她就可以勿須你這幫助了！」

他說着就魯魯莽莽地把喇嘉得自臂腕裏奪了過來。嚮哈得急忙走去取放血器。

「你抓着她的臂腕」，——他向齊德蘭呼着說——「當在他折回之後——不要叫我把血管子割錯了！」

齊德蘭作嚮哈得所吩咐的，於是嚮哈得得以第一次公然與這位女子底柔軟的，溫暖的手相接觸了。他自己的手反倒顯然地戰顫，並且及至他臨了把血管子割開之後，幸虧是偶然的，不是他的手腕底靈敏，不會把血管子割錯了。她的鮮明的，赤紅的血湧出來，他同時感了一種快樂和一種恐怖向那湧流的一股血裏望着。既而喇嘉得睜開兩眼，她眼波裏含了和藹瞧着他，當在她見他這樣恐怖着爲她操心。齊德蘭却不再理嚮哈得，登時把喇嘉得領向寢室去，要在那裏親自給她裹繃傷口；喇嘉得却在門口轉過身來說「我謝謝你，可愛的嚮哈得，爲你的幫助」。

嚮哈得懷了一腔很混合的感覺返回他的室間。老人底仇視待遇尤其是在今天深深地傷了他的心，但同時他又覺得，喇嘉得從來不曾比她恰在今天所顯示的這麼美麗。他不要再隱瞞了，他原來只爲她的緣故，纔在他的乖張背戾的師傅忍耐了八個星期之久，他覺得，在他的胸脯裏有一種爲她熱着的愛情蘇醒了，這愛情，他以爲應當克制，並且完全如同人們常有的情形一般，在這樣的時間裏往往恰切地去下那一種的決斷，這一種決斷底施行是與最大的犧牲相連結的，因此他也決定，要拋

棄他這裏的工作，並且當晚就要通知他的師傅。及至他的工作完畢，天已黃昏時，他就向寢室裏走去。齊德蘭不在那裏，但是喇嘉得向他說，她的父親馬上就要回來的，並且請他在屋裏路等一等。齊德蘭，是向窗前坐下。喇嘉得第一次得到機會，可以向他動問，她們那個地方如他的意麼，她添加着說，這夏天並不這麼苦悶地過去如同冬天，因為市集日來了，一定也要把他拖入快樂的跳舞會底漩渦裏去的。

「這」——齊哈得回答說，並且由窗內向外望着——「恐怕不行了；我想，在下個星期就要再遊行去了，按照手藝行底規矩，我今天還要把這告訴你的父親的」。

喇嘉得顯然地吃了一驚，當在她聽了這話時；他說：

「這很使我難過，你要這麼早棄捨了我們的家庭！」

齊哈得心裏覺得無邊地幸福，當在他由喇嘉得底口裏聽了這幾句話時。他舉目瞧瞧她。她躊躇的樣子立在那裏。然後她就向他的身前走來，並且用懇求聲調說：

「不要作這件事，你拿着我的父親當一個病人看待罷，你忍耐他罷；我要求他，更和氣一點對待你。自然的」——她添加上去——「我已經足殼地請求了他！」

「你求了他麼？喇嘉得，你果然求了他麼？」這青年的人問。

「一定的！」喇嘉得回答，並且臉上一陣紅潮飛過。

他抓着她的手，並且說道：喇嘉得「你對於我有好心麼？」

喇嘉得默然無言，但是她却令他安然地抓着她的手。這時前邊的屋門開了，她要扯回她的手來

替哈得又問一次說：

「啊嘉得，你對於我有好心麼？」

「有的，有的」——他回答——「但是你快撒開我的手吧，父親來了！」

八

一晚天氣寒冷，颳著大風，下著大雪；齊德蘭同他的女兒和他的夥計在屋子裏坐著吃飯，這時前邊。屋門忽然慢慢的敞開。啊嘉得出去瞧，誰在那裏開門；一個老婦底聲音侵入室內來，她很切迫地請求賞她夜間一個宿所。齊德蘭剛要自坐上立起，啊嘉得已經同一個面生的老婦走進寢室。她

「父親」——她說——「這裏有一個貧窮的老婦，她差不多要凍僵了，她尋不到宿所。我允許她在我們這裏過一夜。」

「我更喜歡給她幾個幣囉」——齊德蘭答應着——「叫她好到店裏去投宿去。」

老婦打斷他的話說：「不要把我再推到酷冽的寒冷裏去了，你們給我一個在你們火爐子後面的位置吧，我明天一早就走開的。」

同時她照著東方遺民和串宅門的老婦們的——她似乎是屬於末後說的一流的人物的——一種固有的恬然厚顏的習慣，強向爐子前的矮凳上坐下，把原在背上馱著，一進屋時取了下來的那個籃子推到了自己的身前，並且由籃內把幾塊討要了來的食物取出，在這個機會裏却露出一副驚慌克牌來了。

齊德蘭見了這副牌，他忽然注起意來了。他說：「你大概是一個拿牌卜卦的人吧。你把你的牌

放在桌上，把你的食物再裹了起來吧；我既許你在我的爐子後面一個位置，我也要給你飲食的。」

「我謝謝你，可愛的先生，」——老婦回答，並且目光閃閃的睜了他一眼——「如果你不是一個卑視我這高尚藝術的人，那這豫言的紙片今晚就可以一試的。」

啊嘉得這時把一盤熱湯給她放在了眼前的桌上，她開始進食。他用一種令人要嘔吐的食慾吞嚥她的食物。齊德蘭繼續地同她談話：

我絕不是一個卑視你的藝術的人；命運往往借了一個可憐的甲蟲的口，或者借了夜間的鴉鳥爲牠的宣示者，那麼牠爲甚麼不也借了紙牌的神密的遊戲，來向那常常眼見而永不相信的人宣示呢？我知道，我應當怎樣的重視你的藝術，因爲我自己曾作了一次神奇的經驗：你是不能被我所嘲笑了的。」

老婦把一副牌洗了一洗；拿在手裏，她並不唧唧噥噥的念咒語，並不裝得素來操這宗手藝的那些人們的可笑的態度，因此他散佈了一種更可令人相信的真實的效力，比着弄一切的虛詐的作做所能得到的。

她轉臉朝着啊嘉得，「你先走了過來吧，美麗的姑娘」——她開口說——「豐富的生活還整個的在你的眼前裏，對於你我一定有許多如耳的話可相告哩。這可是我這麼稀少地能了的。」

啊嘉得照着他的話抽了一張牌出來。這張牌正是紅心女王 (Oeuvr-Dame) 老婦于是全都把牌攤在了桌上，並且開始數算。

「哎呀，哎呀」——她似驚訝的樣子喊叫——「這簡直超過了我最大的希望。你瞧見了麼？這裏

是未婚夫，那裏是錢，還有錢，還有錢——這簡直要沒有了邊兒了麼？我給你道喜——」她向齊德蘭說——「爲你的女婿！」

齊德蘭不向她作答，只是拿眼睛很很的瞧着她。

「若是你也要試探試探你的幸運——」她向魯哈得呼着說——「那麼你也扯一張牌來吧。」魯哈得微笑著作了她所吩咐的。

老婦又把牌照先頭的樣子擺佈了一番。

「未婚妻，未婚妻，——」她裝着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面容繼續着說——「你瞧見未婚妻了麼？你覺出來了麼？」她用深台意義的眼波向啊嘉得疾瞥了一眼，添加着說「這是紅心女王啊？」

「甚麼？」齊德蘭憤恨地插言說。

老婦不聽他的打攪。「這裏住的大概純是些有幸福的人們吧——」她繼續着說——「你瞧見這裏這三葉王 (Three of Spades) 麼，你知道這張牌是表示一份富的遺產的麼？」

「老婦，——」魯哈得回答說——「你費心，叫我夜間作好夢哩。」

她的齊德蘭的面皮粉筆一般的慘白起來了。「把你的東西快收拾了起來罷。」——他向老婦喝叱——「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

九

啊嘉得爲那位串宅門的老婦又新向燈裏傾油，她給她把木頭和泥炭放在了那裏，以便續添爐子裏的着火，然後她就照着懶父親已經先作了的離開那位老婦。老婦一見室內只剩了自己一人，她就

走到門前偷聽，房屋裏是否還有人醒着；隨即她向棹前坐下，由她的衣袋裏取出一個小小的，骷髏的皮囊來，小囊裏的內容她向棹上傾出，並且很勤奮的從事計算。既而她就將這個小囊，似不甚滿意這一天所得的利益的樣子，厭厭煩煩的又帶在了身邊，她開始信手掀翻棹上放着的撲克牌，自相消遣取樂。屋門忽然的敞開，齊德蘭輕輕的走入。

「你還醒着的麼，老婦？」——他說着，兩目凝直地瞧着棹上的牌。

「唉呀上帝！」——她回答說，並且佯裝着雙肩——「憂慮和愁苦是不安靜的睡伴！」

「我很喜歡，你還醒着哩！」——齊德蘭繼續着說——「因為我得向你問一句話。聽着，老婦，我自然是覺了出來，你今晚同我的女兒和我的伙計只不過是兒戲的；不是麼，是這樣的？你只用承認罷！」

老婦現出了很覺為難的神色，從旁向齊德蘭那射了一眼，其間她同時似是不知不覺的亂攪起手中的牌來了；齊德蘭並為覺出她的為難情形，他的全副精神都在牌上釘着，這牌一頁一頁的穿過老婦骨嶙嶙的手指，一會兒這樣結合一會那樣結合。及至老婦察覺他這副精神時，她就胆壯起來；她不更懷疑，齊德蘭對於她的魔術的信仰力並不是如同他外面看着那麼輕微的。因此她就只拿一聲嘆息來答覆他的詰問了。

齊德蘭聽了這一聲的嘆息，仰首向她望着。他心裏極感一種神秘不安的情形，他不得不狠狠的聚起膽力來，勉強地向她硬着聲音說：

「你不要回答我的話麼，老巫婆？」

「可愛的先生——」老婦回答說——「我年老，並且貧窮，你有權力可以罵我。」

「你寬恕我罷——」齊德蘭停了好久，才回答着說，「你寬恕我的蠻橫，但是你瞧着我的眼，向我承認我已經所知道的罷，你瞧你在爐子後面的溫暖位置還是你的，並且此外我明天早晨還要給你好的一塊錢哩，只要你把實話告訴了我！」

齊德蘭抓着她的手，並且差不多哀懇的樣子瞧着她的臉；一陣同情的感覺起於老婦底心裏，但她却不能抵抗她心裏只少要向一個人表示自己是鬼神的代表的樂趣，她回答說：

「我不能把這秘密的字迹教給你，這爲無影無形的手所寫在這輕微的牌上的字迹；我也不能告訴你說，我這神奇的，千百的人們永久不能明白的了解力，是從那裏來的，但是上帝知道，我不是一個說謊的人！」

「甚麼？甚麼？」齊德蘭大聲喊——「你果然把我的女兒看作了一個未婚妻了麼，果然的麼？」

「你感謝上帝吧——」老婦回答——「我已經看見許多的姑娘都成了死屍的！」

「我倒很喜歡看見她是個死屍哩！」齊德蘭低沈了聲音回答，並且趕快的走出了屋去。

他回到他的寢室裏。他的女兒在一間與他的寢室相接的耳房內眠睡，他向一張椅上坐下，以手支着頭伏在了棹上。「那麼連這一個也喪失了！」他作出一種悽慘的微笑獨自悲呼了一聲。棹上正放了一個盛刀叉的匣子；他抽了一把刀子出來——刀子的鋒銛趁動搖不定的燈光閃閃耀耀的令人可怕。他立了起來，眼望着耳房的門，向前走了一步，但他寒顫着把刀子扔到地上去了，他攢起拳頭來，向自己的面部打擊。

（未完）

蝗 蟲

陳聘之譯

讀德都到 *Letres de mon moulin* 到 *Sauterelles* 篇，覺得他描寫的生動動我，便把它譯來開心。前天，明天社趙蕙之先生向我要稿子，我先想拿此躲懶。但又想這全書已經有人譯出來，我發表人已經發表的東西，——而且是片段不全的，——未免蛇足。前天在友人家，偶而看見成張兩君的譯本，只讀此寥寥千字，我的所見的竟有一半的不同，最不同的，就是張成兩君把 *Clairons en tête* 譯爲「頭上轟起大喇叭」，這實在太講不通。此外還有許多小的不同地方，不一一細說了。請讀者和我拙譯比而觀之，並請指教我有錯處。譯者識。

我們就要散席時候，在關着抵禦園裏爐火一般熱氣的窗戶跟前，忽然響起大的叫聲：

——蝗蟲！蝗蟲！

主人的臉立刻變成灰白，好像一個大禍臨頭的人。我們便急忙地出去了，就是在剛才那樣安靜的住所裏，現在匆忙的脚步，辦不清的聲音，雜在醒覺的搖亂之中有十分鐘之久。在那過道房裏睡覺的僕人們，都從它的影子裏奔出來，用棍子，叉子，麥棒，打得他們信手拈來的金屬傢俱，銅鍋，圓盆，燉罐之類叮噠地亂響。牧人吹他們草場用的號筒。其別的人有吹海螺，有吹獵號。這一切聲音湊成一種駭人的，不調和的喧噪，其中只有從鄰村跑來那些亞拉伯的婦女，發出，吁！吁！吁！尖銳的音節，壓蓋一切，格外清楚。往往，一個大喧鬧，一個空氣中響亮的鳴動，彷彿足以趕走蝗蟲，禁止牠們下來似的。

然而，這些可怕的蝗蟲到底在那兒呢？在熱氣騰騰的空中，我什麼也瞧不見，只看見一團雲，銅色的，密得像下雹的雲兒一般，帶着林中千枝萬葉刮起的暴風的聲音來在天涯。那就是蝗蟲，牠們用伸展的乾翅，互相扶持，結隊飛來，雖然我們喊叫，我們盡力敵打，那團雲們是前進不已，射在平原一大片黑影。牠們立刻到我們頭的上邊；我們忽然看見雲邊分裂如縫，撕開口縫，幾個褐色的，看得清清楚楚的蝗蟲，好像暴雨時之前幾滴，脫離大隊；後來，全雲破裂，「蟲雹」嘩然落下來，廣播地上。田間，一望無涯蓋滿了蝗蟲，頂大的蝗蟲，粗大像指頭似的蝗蟲。

屠殺於是開始了。壓殺的聲音，噓噓喇喇實在令人慘不忍聞。我們用鋤，耙，耕犁，翻轉那片蠢動不已的活地。越殺越多。牠們的長腿錯雜繚亂，層層蠢動，上層的因極一跳，一直跳到爲這奇怪耕作駕的馬鼻子上。田莊的狗，村庄的狗，都放出來跑在田間，踏踢在蝗蟲的身上，狂怒地把牠們碾得粉碎，立刻兩隊炮兵，前邊吹着喇叭，來救那不幸的殖民，而殺的光景也改變了。那些兵士不壓熱蝗蟲，竟散布長條火藥燒死牠們。

我因爲殺得太累，而且被臭氣薰得惡心，便回去了。莊裏的蝗蟲幾乎與外面一樣的多，牠們從門口，窗口進來。在板壁邊際，咬壞的簾子上，爬，落，飛攀在那粉白的牆上，碩大的影子更使牠們加倍難看，總是那種可怕的臭氣。吃飯，只有不喝水，因爲池潭，池塘；水井，魚池全都染臭了。在我的房間裏，白天已經殺死許多，但是晚上，我還聽見牠們在傢俱下邊的蠢動，和那翼聲喇噓，好像荳莢在熱氣之下炸裂的聲音一般。那一夜我沒有睡着，田莊周圍的人，也全都沒有睡。火焰在平原上，兩頭奔跑，三夜未息，兵隊總是在那兒燒殺。

第二天，當我照舊地開開窗戶時候，蝗蟲已經走了，但是牠的走後遺下何等的殘迹啊！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了。一切都被咬嚼，燒成灰燼，變成黑色了，香蕉樹，杏樹，桃樹，橙子樹只以按着光禿的枝條的形狀辨認出來，他們也沒有表現樹之生氣的葉兒的雅緻和飄蕩了。我們把水井，水池打掃乾淨。到處，農夫掘地掩殺蝗蟲遺下的子卵。每個土丘都要細地翻覆挖掘。我看見千股萬條白色的根子，含着汁液，露在翻轉的沃土之中，心裏實在難受。

墻角夜話之二

徐玉諾

你能跑到那裏呢？

兩個鍋口上的人趕着一隻小羊，那小羊「媽……媽……」叫着，在街上直撞亂折地跑。

儘力的跑呀……儘力的跑呀……但是你跑到那裏去呢？

右見冰蠶老人所抄書中。玉諾註云：因為牠是羊，除非牠跑出人底世界，到處都是一樣。

明天社啓事

本社已由北平景山東街四十六號遷至東安門內東河沿二十九號。此後關於定閱及通訊等項，請逕到該處可也。

華嚴月刊

于廣虞譯編

第一卷第一期

進化的宇宙

文學家的使命

詩之藝術

論希臘悲劇

訂婚之夜

梅箋(寄品清)

詩

夜的奇蹟

孤靈

ZERO

歸雁

詩人遺事(二則)

大題小做(二則)

羅菊巖

于廣虞

于廣虞

焦菊隱譯

品清

評梅遺著

品清波西

于廣虞

于廣虞

高潛

于廣虞

東美

琦萍

本刊每月出版一冊

，本市每本定價大

洋一角五分，半年

六冊大洋八角，全

洋十二冊大洋一元

五角。郵費本市每

冊一分，外埠一分

半。在十八年元月

訂閱者八折，郵費

照加。

華嚴書店經

理部北平西

城都城隍廟

十四號。